

由香港芭薈舞團、香港浸會大學與 Studio Wayne McGregor 所聯手呈獻的前衛藝術科技作品《異·地》(Wayne McGregor: On The Other Earth) 早前亮相 2025 威尼斯舞蹈雙年展，後又移師倫敦展演，獲得國際媒體 4 星好評。此次跨國際合作不僅是香港創作活力的絕佳展示，亦再一次印證其國際交流之都的美譽。本版將由藝術、交流及科技三個角度，陸續向讀者呈現此作品的背後故事。

尼
 斯
 舞
 蹈
 雙
 年
 展
 藝
 監
 Wayne McGregor
 攝
 影
 …
 Pål Hansen

在 360 度的環形空間中，觀眾以無比貼近的距離與舞者共同呼吸；舞蹈、影像、人工智能、空間音響的融合，則帶來令人驚艷的藝術體驗。早前於威尼斯首次驚艷亮相的《異·地》是全球首個後電影舞蹈裝置，運用了由浸大視覺藝術院講座教授兼視覺化研究中心總監邵志飛（Jeffrey Shaw）開發的沉浸式 nVis 裝置。

威尼斯舞蹈雙年展藝術總監 Wayne McGregor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異·地》是令人欣喜的國際合作，它不僅是炫技的數字標本，而是藉

由科技探索舞蹈的核心：Wayne McGregor 舞團舞者與港芭舞者間的碰撞，則為作品帶來別具風格的質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 港芭舞者在
《異·地》中
的驚艷表現。
相片：
Ravi Deepres

●（左起）浸大暫任首席創新總監劉樂庭、浸大視覺藝術院講座教授邵志飛、威尼斯舞蹈雙年展藝術總監 Wayne McGregor、港芭藝術總監衛承天共談作品的緣起。 港芭供圖

曾在世界各地進行作品創作，Wayne McGregor表示，香港仍然是國際合作的好地方。他說，當整個世界都在急速變化時，香港始終散發着鮮活、粗糲的生命力，「這種特質總能激發我的創作靈感。」

他分享道，縱觀全球，當代藝術似乎正面臨着被剝離文化根基的危險，藝術逐漸與文化、政治、社會分離，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去脈絡化的存在。「而香港有趣的是，在往回發展。」他說，在這裏，藝術實踐積極擁抱前沿科技，實則促使人們去理解我們要如何與技術互

動，以及如何成為未來的人類。
「而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哲學性轉向，也正是促使我想要不停創作的原因。」

他亦表示，香港在國際合作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有着一流的藝術團體與世界級表演場地，更重要的是，有着對文化充滿好奇、渴望突破傳統觀演經驗的觀眾。但最讓他振奮的，還是科技與藝術交匯的潛能——既有充足的研究資金支持前沿研究，亦能將其轉化成有趣的成果。而國際藝術家們與香港之間長久的合作默契與信任，也讓這個城市繼續成為國際合作的重要平台。

擁抱科技 再塑舞蹈

威尼士舞蹈雙年展後，《異·地》又相繼亮相於第82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的延展實境「Venice Immersive (「The Best of」)」環節，以及倫敦Somerset House的「Infinite Body」展覽中，更於10月30日起正式登陸倫敦西區的Stone Nest，將一直展演到明年2月。英國《衛報》為《異·地》打出了4星高分，評價其「效果無疑令人印象深刻……真人大小的人體近在咫尺，細節清晰可見。」至於香港觀眾，則要等到2026年才能與《異·地》見面，屆時此表演裝置將移身大館，在新舊交融的氣氛中帶來別樣體驗。

操刀創作的國際著名舞蹈家Wayne McGregor可說是香港的老朋友了，2019年西九自由空間正式啟用後，他便曾與西九及香港舞者合作交流項目；2020年他的作品《我的基因舞譜》於香港舉行了亞洲首演，2024年又將新作《深淵水母》帶到戲曲中心的舞台上。

Wayne 涉獵廣泛，創作光譜涉及舞蹈、歌劇、電影、時裝、音樂等多個領域。他對藝術與科技的關係尤為好奇，其工作室 Studio Wayne McGregor 時常跨界融匯各種前沿技術進行創作，2022 年的虛擬演唱會 ABBA Voyage 就曾震撼觀眾。Wayne 自 2021 年起擔任英威尼舞蹈雙年賽藝術總監，去年更因其對舞蹈的先驅性貢獻獲英王頒授爵位。

《異·地》的合作則由港芭藝總監衛承天 (Septime Webre) 一力促成，Wayne笑着說，自己與衛承天面對新技術，都是一樣的「好奇寶寶」，總想探索舞蹈的新可能。大概正因如此，當衛承天看到邵志飛在沉浸式裝置上的技術突破時，馬上想到了 Wayne。「接到 Septime 的電話時，我正在肯雅家中半休假。」Wayne 說，但一聽完關於 nVis 沉浸式裝置的介紹，他當下便決定要飛往香港。

「我在網上看了很多Jeffrey以往的作品，規模並不是很大，像這次的裝置，每次最多容納20人，感覺非常個人，我很感興趣。」Wayne說，「後來Jeffrey給我們看了用這個系統做的很多實驗，很有意思，並不是都和舞蹈有關，但可以讓人看到其被運用到以身體為核心的創作上的潛能。」

nVis 沉浸式裝置空間是全球首個 360 度立體 LED 電影屏幕，由寬 8 米、高 4 米的圓柱形結構

藉由科技，回到舞蹈本身

特寫

在威尼斯現場
觀看《異·地》
時，記者心中充滿好奇：既然科技已經能夠如此精細地模擬真實的人體，為何還要花大力氣去排練，然後將真實的肉體「投射」到裝置中，而不是藉由仿真的CG影像進行電腦編舞？

事實上，近年來，藝術作品藉由VR、AR等科技的運用，不乏讓人眼花繚亂的場景再塑，觀眾可以投身任何虛擬場景中，所謂沉浸感與「栩栩如生」，幾乎已是陳詞濫調。但《異·地》仍讓人覺得微妙，那源自某種矛盾感：使用前沿的精密科技，卻仍執拗地保留與呈現舞者的肉身（以無比細緻的影像）。

在環形的細小空間中，觀眾自由地從各個角度觀摩、窺探，於是可以無限近地靠近舞者的身體，毛孔、皮膚、肌肉、呼吸、眼神，動、靜、能量的聚散，盡在眼前。Wayne好似是要透過科技，將觀眾反推到起點——身

環繞，呈現2,600萬像素的全景3D影像。觀眾戴着輕便的眼鏡裝置，就可以在圓形的空間中自由走動，選擇不同的欣賞角度。「依靠這個技術，看到影像之餘，你還可以看到周圍的觀眾，因此不會完全迷失在數碼世界中。」對Wayne來說，觀眾在現場空間中所建立的相互關係亦成為「編舞」的一部分，「這對舞蹈創作來說非常有意義。」

更為重要的是，Wayne看到了一種實現「無限」舞蹈的可能。「傳統影院呈現的二維影像總有邊界，但任何3D、360度環境的特別之處在於，你的視野可以延伸得非常遠，這意味着舞台是無限的。而就像在現實生活中那樣，哪怕隔着60、70米的距離，舞者的身體依然清晰可辨，這非常美妙。」他興奮地說。

對於編舞來說，這樣延展的空間想像為創作帶來絕佳契機，表演區域不再局限，觀眾亦可跳脫單一視角。「更妙的是熒幕後方的視差區域，我們可以把舞者『拉』出熒幕為虛擬影像。想像下，有了這個無限延展的空間，舞者可以極度貼近觀眾，也可以停在熒幕表面，又或是退到遙不可及的遠方。」

關於「無限性」還有另一層思考。Wayne 說，科技的發展中總蘊含着對於永生的執着，意識上載、肉身保存，都是想盡辦法去追求生命的延續。「但舞蹈最打動我的特質在於——當我翻看檔案去看那些傳奇編舞家的舊作時，那種粗糙駁駁的影像所承載的鮮活存在感。」他說，「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技術時，我立刻意識到，它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保存舞蹈作品，並且讓作品非常接近真實的生活本身，這與以往所有的記錄方式截然不同。」

在將科技與藝術相結合的過程中，藝術家們總強調現場表演的不可替代性，虛擬舞蹈與現場表演被看作是遙遠對立的兩極，二者的體驗似乎無法相提並論。但對 Wayne 來說，這兩個世界正在悄然相融，「當我的舞者們第一次在 3D 空間中看到自己的數字化身時，都非常驚訝，因為這些立體影像不再扁平，他們可以清晰看到自己的舞姿、情緒，甚至感知到他們的存在本身。這些化身好像就站在你面前，和你一起呼吸。」虛擬與真實之間的界限正在消解，而這對舞蹈創作來

體如聖殿，這裏才是藝術開始的地方。於是，那些太空穿越、粒子聚散、復古飛船隧道、Star Trek般的時空跳躍，甚至是令人驚呆的倒掛的舞者，都是技術新奇的試探，是對情意結的回訪，是忍不住調皮的玩樂，但都只是表層的糖衣；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結尾在層層疊疊如金色的霞光，又如復古迪斯高舞廳的炫目燈光中，漸行漸遠的舞者突然回身的遠望。那一眼，極盡華麗，卻幾乎流露出某種哀傷，如同一個時代的註腳。至此，這個前作作品才真正回到人文的哲學層面，展露了真身。

「若說我們有什麼值得分享的成就，

說，是未知的未來，卻也充滿了可能性。

Wayne 也分享了作品的創作秘辛，作品的基礎，仍然是以傳統的方法，在排練室中與舞者一起形成作品，然後以 3D 攝影機進行高清拍攝。尤其是其中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發生在香港半島酒店直升機停機坪的舞蹈，全程沒有用綠幕，而採用實景 360 度拍攝，既捕捉到香港城市天際線的美景，又以環繞立體的方式展現了舞蹈，觀眾甚至能看到舞者在微風中飛揚的髮絲。

「我們還運用了攝影測量法，讓每位舞者保持特定姿態，通過多角度拍攝數百張照片，最終構建出數字化模型。」那些如科幻電影中所出現的「粒子」人體便由此產生，以像蝶蛹般的鏤空形態流動在空間中，觀眾甚至可以穿過這些聚散的粒子流。

而透過動態捕捉技術，所搜集到的舞蹈動作數據被運用在整個作品中，驅動了不同物件的運動方式。所以，「舞蹈無處不在，即便你所看到的不是一個具體的身體，它的動線亦是來自舞蹈。」

整個作品就好像是藝術家們的遊樂場，藉由科技突破既有的創作邊界。Wayne 分享道，《異·地》這個名字靈感來自 1937 年英國作家 Olaf Stapledon 的科幻小說《Star Maker》（《造星者》），原作核心乃是意識超脫於肉體外，穿越到無數異星世界。於是《異·地》中，觀眾也跟著舞者們，穿梭於十三四個截然不同的異想世界中，每個世界都有着獨特粗糙，亦展現不同的舞蹈質感——慢的、快的、粗犷的、纖細的、現實的、虛幻的，甚至是上下調轉的。

來自 Wayne McGregor 舞團與港芭的舞者間的碰撞也非常有趣。「港芭的獨特魅力在於他們有一種極富圖形感的芭蕾舞語言。在停機坪的場景中，兩個舞團有一段共同演出，你會看到清晰精準、充滿畫面感的古典芭蕾舞表達，逐漸過渡到某種更陌生詭譎的肢體語彙，最終又融匯成恢宏的群舞構圖。具體來說，港芭舞者以足尖舞步在空間中刻畫出軌跡，他們的動作剛勁、快速，如同在空氣中雕塑線條。而另一舞團的舞者演繹則更側重肢體本身，呈現出一種流體般柔軟無骨的、逐漸消散的質地。二者碰撞在一起，非常好！」

● 《異·地》中的舞者在濃稠的

那就是這件作品始終着重的舞蹈本身。」Wayne《異·地》不想打造炫技的數字標，而是想展現具有真實生命力的藝術。這裏面既有令人驚嘆的科技潛能，也有他過去所有作品更為親密的「結」——當舞者的身體以真實比例近地呈现在觀眾眼前時，那種衝擊令入屏息的體驗。

「當被問及舞蹈的現場表演會否被取代時，我的答案永遠是否定的。」Wayne說，「這兩種創作本質不同，但可以並存。」他笑說，科技帶來最好的結果是，表演也許能夠走出劇院，而進入日常生活。「我甚至幻想在家裏也有這樣的設備，與其看電視，我可以一直這樣看舞蹈。我當然會繼續去劇院，但如果在家也能有這樣的體驗也很不錯。」

浸太邵志飛教授開發的「沉浸式」裝置讓舞蹈的呈現與觀看有了新的方式。

相片: Ravi Deepre

後電影舞蹈裝置《異·地》

相片: Ravi Deepres

歡迎反饋。副刊部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